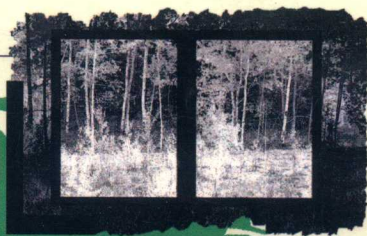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

冯亦代
著

東方出版社



HONGKONGSHU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

冯亦代 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振明

装帧设计：徐水平

版式设计：于冬梅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 / 冯亦代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8
(空灵书系)

ISBN 7-5060-1664-8

I. 一... II. 冯...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2396 号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

YI FENG WU CHU TOUDI DE XIN

冯亦代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朝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年11月第1版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90毫米×1240毫米1/32 印张：7

字数：102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 7-5060-1664-8 定价：18.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冯
亦
代



1913 年出生，浙江杭州人。著名作家、翻译家。著有《龙套集》、《书人书事》、《漫步纽约》及译著《第五纵队》、《人鼠之间》、《美国现代文艺思潮》等。



空灵书系

老猫 季羨林\著

我的冬天太长了 吴祖光\著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 冯亦代\著

兄弟我 柳鸣九\著

写作的幸福 郭宏安\著

故我依然 黄宗英\著

三岛由纪夫与殉教图 唐月梅\著

雪国的诱惑 叶渭渠\著

我只是个不速之客 严文井\著

枯立木 高莽\著

丛书策划 林中路工作室

《空灵书系》序

本来，《空灵书系》的编者希望我也能有一本小书加入这套《空灵书系》丛书里来，可遗憾的是，这么多年的写作生活，虽然我写的随笔杂感之类的文章很多，但是都没有刻意收集整理，差不多全部散失在民间了。假如《空灵书系》的编者还有意搜集整理出来，我倒是应该在这里大大地感谢他们了，我记得最近我有一篇写“竹”的随笔，被收在《大学语文》中了。目前，我也只能提供这样一篇写“竹”的文章。现在，这套《空灵书系》丛书的编者又进一步希望我能为《空灵书系》写上一个序言。说真话，我开始不大想答应，但是，我看了一下这套丛书的作者，里面许多位大写手都是我这么多年以来的旧友、相知或者文坛神交，他们的漂亮文章和出神入化的文字，我还是读过一些的。对他们的文风和人品，我是相当熟悉和了解的。如今，在许许多多的白首人的文章和著作还不大怎么被看好的时候，《空灵书系》的编者愿意结集出版这样一些带有旧式学人色彩的文集，我以为这总是一件好事，同时我自然也愿意在一旁鼓掌助威。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平均年龄居然已近八十，总的年龄11人相加正好是865岁，是可谓“空灵之人”了。再加上，这套丛书的编者也是我比较熟悉和比较要好的老朋友和忘年朋友，尤其是黑发人关心和鞭策白发人，也是满有意味的。说句心里话，我个人这么些年的日子，真的有点就像这套丛书的名字——空灵而飘幻，却又实在而不虚。既然我与这套丛书还

能有这么多的共同语言和这么多的投缘在其中，算是当做《空灵书系》的序言吧。但愿我们的这些文字能在新的年月里结集出来，让读者读到一些实在而不虚的意思……

杨宪益

2002 年酷暑于京城银锭桥



一 呆大有呆福



喜欢音乐的白丁	3
日落日出	8
听风楼	11
买书忆旧	14
乐在书中	17
窗外	19
我的“痴”	22
书癖	27
我和小妹	34
漫话读书	37
喝酒的故事	40
品茗与饮牛	52
表的故事	56
得黄氏兄妹来书	59
戒烟	62
灵山小驻	65
等待	70
呆大有呆福	73

二 阁楼的忆念



阁楼的忆念	79
阿姊	88

我的母亲	98
父亲	102
想起祖母	111
老宅新梦	114
故园哀思	117
“后市街”的童年	124

火灾	129
女难	133
何处有我根	136
故园梦碎梦圆	140

三 天天天蓝



别致的贺年片	145
祭戴望舒	148
谒冯友兰先生墓记	155
天天天蓝	159
咖啡馆的余音	171
天真的小丁	177
记赵无极	184
忆龚澎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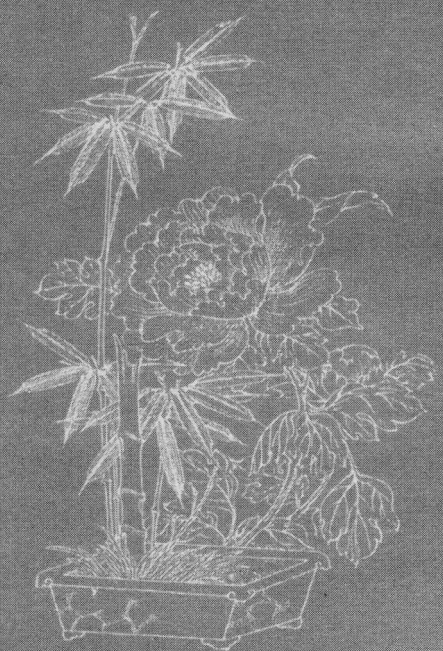
四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



一封无处投递的信	199
梦里重现	204
冬至夜的梦	207
戏票根带来的思绪	210

编者后记	215
------	-----

一
呆大有呆福



喜欢音乐的白丁

你喜欢音乐吗？

我喜欢！

你懂音乐吗？

我不懂！

两句问话，两句答语，便说明了我与音乐的缘分，但这样的叙述太简单了，如果要我回答得仔细一些，那可以说上许多。

小时候我是个文绉绉的孩子，因为我从小死了母亲，孱弱多病；偶然也会像孙猴子那样大闹天宫，可多半时候，我只是张眼看，侧耳听，静静坐在一旁。邻居的一位大哥哥能吹箫，每当黄昏袭入他那间黯暗的楼居，他就吹出幽幽的声调来；越是月夜，越是箫声也变得凄远了。我喜欢听，大了也想学吹箫。我的大姑母说，吹箫伤气，所以听，她不反对，如果要学吹箫，她反对，因为箫声太凄凉了。年纪轻轻的不该……不久这位大哥哥病死了，大概是肺病，死时不过19岁。

我们家里表兄弟姊妹多，吹拉弹唱，都可以找出人来，不知哪位表兄创意组织个小乐队，于是弹扬琴的、月琴的，拉二胡的，吹口琴的、洞箫的、笛子的都聚在一块，每当月白风清，便会吹响《梅花三弄》等等的曲调来。

那时候正值黎锦辉的歌曲《可怜的秋香》流行，《梅花三弄》玩厌了，便代之以黎锦辉的乐曲。我那时刚学会拉二胡，可我在这个小乐队里奏的却是板胡，我喜欢它高亢的音色。拉熟了这些黎家乐曲，便乘兴之所至，随便拉杜撰的曲调。有一天表哥的一位朋友听了，说我们可以自己作曲，由他来配歌词。但是我们实际上对音乐一无所知，便由我写信给丰子恺先生请教。不久他的回信来了，说作曲是门学问，要专门学习，不是自己可以谄出来的，还寄了一本他写的《音乐入门》给我，一本毛边装订的书，这才使我知道这不是件可以以游戏态度对待的事情，便把我热衷于作曲的兴致打散了。以后表哥们都工作了，或是离开了故乡，我们这个“乐队”也散了伙。

进高中后，“九一八”事变发生，我开始参加学生救亡运动，学了些救亡歌曲，知道“小麻雀”之外，还有另外的调子，不是那种忧愁满腔的颓丧之音，而是振奋人心的雄伟曲调，那种歌声比《可怜的秋香》动人多了，才使我知道了天外还有天。

我的大学生活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过的。同学中有一位带了唱机来，课余之后，我们便以唱美国的电影歌曲作消遣。这样才知道有狐步舞曲、勃罗斯舞曲、华尔兹舞曲、探戈舞曲、伦巴舞曲等等。这些曲子有个好处，便是听几遍就

可以自己哼，自己唱，还可以抱着椅子跳舞。学校里也有音乐系，学钢琴的，拉提琴的，唱花腔女高音和男低音的，不一而足。我们的学校就在黄浦江畔，一到下午上音乐课的时间，歌声嘹亮，琴声悠扬，躺在江边的草地上，沐浴在春秋季节的阳光下，想到此时在琴室里的意中人，感到此身并不在人间，于是似乎对音乐又多了一些了解。那时上海有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管弦乐队，时时演出，我也经常去听。音乐给我抚慰，音乐给我振奋，在我的生活里似乎已缺少不了音乐的调剂；不过我对音乐的认识完全限于感官上的，再深一层的理解，便说不出什么了。

1939年我在香港认识了诗人徐迟。彼时我已读过他写的关于歌剧的书籍，使我对于歌剧略知一二。徐迟是十分爱好音乐的，我到他家去闲坐，屋子里除了几件必不可少的家具外，满地都是音乐唱片。这一天使我爱上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厨房里的熊》与拉伐尔的《布莱罗》。前一只曲子除了在徐迟家听过外，便没有再听过，后一只曲子则成了我的保留节目，百听不厌，鼓声一起，我身里的血也就随之沸腾。现在离我第一次听拉伐尔已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依然故我；只要一听到阵阵鼓声，我便会振奋起来。文革时我在“干校”粪堆里做人下人，就是脑际里这乐声支持了我。

我对于交响乐的爱好，已经是40年代初期的事情。首先使我要听交响乐的是读了傅雷先生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但在那时的重庆并不能找到唱片，一直到1943年乔冠华住在市民病院治肠疾动手术，他不知在哪里借到了唱机和唱片，我才第一次听到贝多芬的几套交响曲，那种沉重的乐

调震撼了我，使我听了久久难忘。他的英雄交响曲、田园交响曲，都是我十分爱好的。几年前我买的原版录音带，到现在都已唱坏了。那时我一有空闲就往市民病院跑，到老乔养病的病室里听古典音乐。同在一块听的除老乔外总是那么几个人，徐迟、袁水拍、李灏医生，还有我。因为去医院听音乐，我在特务的小报告里得到提名，预有荣焉！

这几年离休了，整天在家读书写文章，一面便听音乐。我的爱好是德沃夏克的《新世纪交响曲》、拉伐尔的《布莱罗》、肖邦的钢琴曲、李斯特的交响诗、德彪西的无标题音乐等等。耳边响起乐声，我的杂乱的脑海马上显得平和，如潮的往事和因之而起的思绪，便滚滚流入我的笔端，落在纸上，成了篇篇的文章。

我自诩为听音乐中的“印象派”，只凭听音乐当时的感觉，而保留的却是音乐带给我的宁静与安谧。感觉因时而异，而宁静与安谧却是我最终的收获，文章只是副产品而已。谁要问我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的心境，我只能瞠目以对；至于有关乐曲的来龙去脉，则完全是门外汉。我不像有些行家能对于某一位大师，对于某一支乐曲，讲出一套套的话来；有时甚至常听的曲子，我也会把作曲者的名字忘得一干二净，或者牛头装在马面上，不知所指。可是我绝不会否认自己是个爱音乐的人，如果有人向我说句对音乐不敬的话，我会勃然大怒，斥之为蠢货。但是爱音乐也只在它给我的感觉和使我造成的反应，其他我不追求，也不敢追求，因为我要求的只是爱不爱听，而不是懂不懂她的世系与家谱；我每天在乐声里读书写字，每夜在耳机的频道发出的乐声中

入睡。

你喜欢音乐吗？

我喜欢！

你懂音乐吗？

我不懂！

这是白丁的话，但我高兴做一个白丁。

7



日落日出

我看过大海上的日落日出，也看过高山上的日出日落，但在一马平川上看太阳的升降，这还是第一次。从孩提时起，我对日落日出就有兴趣。

老家四周围绕着一堵风火高墙，这是故乡常见的建筑样式；因为南方的房屋，从古流传都是木结构，一旦不戒于火，往往会延烧几个街区，所以住在风火墙里，可说是家家躲在深井之中。不过祖父在我家后厢屋顶，架起一座晒台，备晾晒衣被之用，如果靠墙放上一具长梯，登上去便可从墙头看到四周。我常常爬上长梯，倚墙看远处天上的日月星辰。日落时往往飘来近处兵营的悲凉军号，这是告诉你兵士们已经要吃晚饭了。日出则号声比较响亮，似乎这军号也在欢迎新的一日来临。依墙看日落日出，简直成了我的常课；每逢心烦意乱时，不免登临一番。

这次南行，下午登上火车，黄昏时正过沧州，忽然女儿大声喊我，要我从西边窗前去看落日。天空边缘正挂着一轮金色的残阳，四周的云翳反映得通红，由深到浅，好像这堆